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情史類略 第五卷 情豪類

以下豪奢

夏履癸 商紂

履癸，即桀也，有力，能申鐵鉤索。伐有施氏，有施氏以妹喜女焉。喜有寵，所言皆從。為瓊宮瑤臺，殫百姓之財。肉山脯林，酒池可以運船，糟隄可以望千里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，妹喜笑以為樂。鑿池為夜宮，男女雜處。

紂伐有蘇氏，有蘇氏以妲己女焉。妲己有寵，惟言莫違。使師延作《朝歌》、《北鄙》之舞，靡靡之樂。造鹿臺為瓊宮玉門，其大三里，高千尺，七年乃成。厚賦以實鹿臺之財，充鉅橋之粟，狗馬奇物充切宮室，以人食獸，廣沙丘苑臺。《竹書紀年》云：「自盤庚徙都至此，二百七十三年未嘗遷動。紂廣大其邑，南距朝歌，北拒邯鄲及沙丘，皆離宮別館。以酒為池，懸肉為林，男女裸相逐於其間。宮中九市，為長夜之飲。」

漢靈帝

靈帝初平三年，游於西周。起裸游館千間，采綠苔而被階，引渠水以繞砌，周流澄澈，乘船以游漾，使宮人乘之，選玉色輕體，以執篙楫，搖漾於渠中。其水清澈，以盛暑之時，使舟覆沒，視宮人玉色者。又奏《招商》之歌，以來涼氣。歌曰：

「涼風起兮日照渠，青荷晝偃葉夜舒，惟日不足樂有餘，清絲流管歌玉覺，千年萬歲喜難逾。」

渠中植蓮大如蓋，長一丈，南國所獻。其葉夜舒晝卷，一莖有四蓮叢生，名曰「夜舒荷」，亦云月出則舒也，故曰「望舒荷」。帝盛夏避暑於裸游館，長夜飲宴。帝嗟曰：「使萬歲如此，則上仙也。」宮人年二七以上，三六以下，皆靚妝，解其上衣，惟著內服，或共裸浴。西域所獻茵香，煮以為湯，宮人以之浴浣，使以餘汁入渠，名曰「流香渠」。又作雞鳴堂，多畜雞。每醉，迷於天曉，內侍競作雞鳴，以亂真聲，及以炬燭投於殿前，帝乃驚悟。

酒池肉山，令人欲嘔，真乃酒池地獄，有何佳趣！而桀紂一轍相尋。當由上世人情猶樸，未開近日侈靡之竅，一味飲食奢費，遂調至樂無加耳。裸游甚不佳，況男女相逐，而以為樂，桀紂倡之，漢靈因之，子業斬不裸者，劉銀好觀人交，皆無賴所為，何豪之有！

秦始皇

初，秦惠文王作宮阿基，房未成而亡。始皇以咸陽宮庭小，益廣其基，規恢三百里，謂之阿房。阿，曲也。言殿之四阿皆為房。或云大陵為阿，言殿高，若於阿上為房也。其房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丈，上可坐萬人，下可建五丈旗。周馳於閣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，表南山之顛以為闕。為復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屬之咸陽。凡所得六國後宮女子，咸實其中。故杜枚《阿房宮賦》曰：「明星粲粲，開妝鏡也；綠雲擾擾，梳曉鬢也；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；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。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；輾轉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肌一容，盡態極妍，縵立遠視，而望幸焉。有不得見者三六年。燕趙之收藏，韓魏之經營，齊楚之精英，幾世幾年，取掠其人，倚疊如山。一旦不能有，輸來其間。鼎鑄玉石，金塊珠礫，棄擲邇迤。秦人觀之，亦不甚惜。」

唐朱揆《釵小志》云：「秦皇婦女連百，倡優累千。」

漢武帝

元朔中，上起明光宮，發燕趙美人二千人充之，率皆十五以上，二十以下，年滿三十者出嫁之。掖庭總籍，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。建章、未央、長安三宮，皆聲道相屬。幸使宦者、婦人分屬，或以為僕射，大者領四五百，小者領一二百人。常被幸御者，輒注其籍，增其俸，秩比六百石。宮人既多，亟被幸者數年一再遇。挾婦人媚術者甚眾。選三百人常從幸郡、囿，載之後車。與上同輦者六人，充數恒使滿，皆自然美麗，不假粉白黛綠。侍尚衣軒者亦如之。嘗自言：「能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無婦人。」善行道養術，故體常壯悅。其應有子者，皆記其時日，賜金千斤。孕者拜爵為容華，充侍衣之屬。

漢成帝

漢成帝好微行。於太液池旁起宵游宮，以漆為柱，鋪黑綈之幕。器服乘輿，皆尚黑色。既悅於暗行，懼燈燭之照。宮中美御，皆服單衣。自班婕妤以下，咸帶玄綬，簪佩雖如錦繡，更以木蘭紗綈罩之。至宵游宮，乃秉燭。宴幸既罷，靜鼓自舞，而步不揚塵。好夕出遊。造飛行殿，方一丈，如今之輦。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。帝於輦上，覺其行快疾，聞其中若風雷之聲，名曰「雲雷宮」。所幸之宮，咸以氈綈籍地。惡車轍馬跡之喧。每乘輿返駕，以愛幸之姬，寶衣珍食，舍於道旁，國人之窮老者，皆歌萬歲。

《傳》稱：成帝雖惑於微行，而存心撫民，無勞無怨。及劉向、谷永切諫，遂焚宵游宮及飛行殿，罷宴逸之樂，庶幾從繩則正者矣。按《西京雜記》：成帝設雲帳、雲幄、雲幕於甘泉紫殿，世謂三雲殿。又掖庭有月影臺、雲光殿、九華殿、鳴鑿殿、開襟閣、臨池觀，不在簿籍。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，恐未必盡廢也。

吳王夫差

越謀滅吳，畜天下奇寶、美人、異味進於吳。殺三牲以祈天地，殺龍蛇以祀川岳。矯以江南億萬戶民，輸吳為傭保。越又有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二名儵明（即西施、鄭旦之別名。），以貢於吳。吳處以椒華之房，貫細珠為簾幌，朝下以蔽景，夕卷以待月。二人當軒坐，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，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，謂之神人。吳王妖惑忘政。及越兵入國，乃抱二女以逃吳苑。越軍亂入，見二女在樹下，皆言神女，望而不敢侵。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，尚為祠神女之處云。

魏文帝

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，常山人也。父名業，為鄴鄉亭長。母陳氏，隨業舍於亭旁居。生窮賤，至夜，每聚鄰婦績，以麻葉自照。靈芸年七，容貌絕世。閭中少年多以夜來竊窺，終不得見。咸熙元年，谷習出守常山郡，聞亭長有美女，而家甚貧。時文帝選良家子女入宮，習以千金寶賂，聘之以獻。靈芸聞別父母，歔歔累日，淚下沾衣。至升車就路之時，以玉唾壺盛淚，壺中即如紅色。既發常山，乃至京師，壺中之淚，凝如血色矣。

帝以安車乘迎之。牛皆鑲金為飾，粉丹畫其轂，軛前有雜寶為龍鳳，銜百子鈴，鏘鏘和鳴，響於林野。駕青色駢蹄之牛，日行三百里。此牛屍塗國所獻，足如馬蹄也。道側燒石葉之香，此石疊疊，狀如雲母，其光氣辟惡厲之疾，乃腹題國所獻也。靈芸未至京師數里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。車徒喧路，塵起蔽於星月，時人謂之塵霄。又築土為臺，基三丈，列燭致於臺下，名曰「燭臺」，遠望如列星之墜地。又於大道之旁，一里量一銅表，高五尺，以志裡數。故行者歌：

「青槐夾道多塵埃，龍樓鳳閣望崔嵬。清風細雨雜香來，土上出金火照臺。」

此七字是妖辭。為銅表於道側，是土上出金之義；以燭致臺下，則火在土下之義。漢火德王，魏土德王，火伏而土興也。土上出金，是魏滅晉興也。

靈芸未至京師里，帝乘雕玉之輦，以望車徒之盛，嗟曰：「昔者言『朝為行雲，暮為行雨』，今非雲非雨，非朝非暮。」因改靈芸之名曰「夜來」。入宮承寵愛。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，帝曰：「明珠翠羽尚不勝，況乎龍鸞之重。」乃止而不進。夜來妙於針功，雖處於深幃重幄之內，不用燈燭之光，裁製立以。非夜來所縫制，帝不服也。宮中號曰「針神」。

吳主亮

吳主亮，作琉璃屏風，甚薄而瑩澈，每於月下清夜舒之。常與愛姬四人，皆振古絕色：一名朝姝，二名麗居，三名洛珍，四名潔華。使四人坐屏風內，而外望之如無隔，惟香氣不通於外。為四人合四氣香，殊方異國所出。凡經踐躡安息之處，香氣沾衣，歷

年彌盛，百浣不歇，因名曰「百濯香」。或以人名香，故有朝姝香、麗居香、洛珍香、潔華香。亮每游，此四人皆同輿席。來侍皆以香名，前後為次，不得越亂。所居之室，名為「思香媚寢」。

《煙花記》云：「吳主亮命宮人潘芳作琉璃屏風，鏤祥物一百三十種，各有生氣，遠視若真。一日與夫人戲，觸屏，墜其一鳳，頓之飛去。」

東昏侯

帝為潘貴妃起神山、永壽二殿，皆飾以金壁，內作飛仙帳，四回繡綺。窗間畫神仙人，椽桷之端悉垂鈴珮。江左舊物，有古玉律數枚，悉裁以鈿笛。莊嚴寺有玉九子鈴，外國寺佛面有光相，禪靈寺塔諸寶珥，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。又鑿為蓮花以貼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：「此步步生蓮花也。」塗壁皆以麝香，錦幔珠簾，窮極綺麗。執役工匠，自夜達曉，猶不速副，乃剔取諸佛寺剝殿藻，並仙人騎獸以充之。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，世人謂之「青樓」。帝曰：「武帝不巧，何不純用琉璃！」潘氏服御，極選珍寶。主衣庫舊物不復用，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，價皆數倍。琥珀釵一隻，值百七十萬。

陳後主叔寶

張貴妃名麗華，髮長七尺，鬢黑如漆，其光可鑒。聰慧有神采，每瞻視盼睐，光采溢目，映照左右。後主於光照殿前，起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。其窗牖欄檻，皆以沉檀為之，飾以金玉，間以珠翠，外施珠簾，內有寶牀寶帳。其服玩瑰麗，近古未有。其下積石為山，引水為池，雜植奇花異草。臨春，自居；結綺，張貴妃居之；望仙，孔貴妃居之。貴妃常於閣上靚妝臨軒檻，宮中望之，飄飄若神仙焉。每飲酒，使諸妃嬪及女學士（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。）與狎客（江總、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，謂之狎客。）共賦詩，互相贈答。採其尤豔麗者，被以新聲，選宮女千餘人，習而歌之。其曲有《玉樹後庭花》、《臨春樂》等，大略皆美妃嬪之容色。君臣酣飲，自夕達旦，以此為常。後主自制《後庭花曲》云：

「麗宇芳林對高閣，新妝豔質本傾城。映戶凝嬌乍不進，出帷含態笑相迎。妖姬臉似花含露，玉樹流光照後庭。」

隋帝廣

大業元年，築西苑，周二百里，內為十六院。自制院名：一景明，二迎暉，三棲鸞，四晨光，五明霞，六翠華，七文安，八積珍，九影紋，十儀鳳，十一仁智，十二清脩，十三寶林，十四和明，十五綺陰，十六降陽。院有二八人，皆擇宮中佳麗美人實之。每一院，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。有宦者主出入易市。十六院爭以奇羞精麗相高，求市恩寵。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，作《清夜遊曲》，於馬上奏之。帝多幸苑中，去來無時。侍御多夾道而宿，帝往往中夜即幸焉。又鑿五湖，每湖四百里，東曰翠光，南曰迎陽，西曰金光，北曰潔水，中曰廣明。湖中積土石為山，構亭殿，屈曲環繞澄碧，皆窮極華麗。又鑿北海，周環四百里，中有三山，效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上皆臺榭迴廊，水深數丈。開溝通五湖，行龍鳳舸。自制《湖上曲》、《望江南》八闕，令宮中美人歌唱之。

晚年益深迷女色，謂近侍曰：「宮殿雖壯麗顯敞，苦無曲房小室，幽軒短檻。若得此，則我期老於其中也。」近侍高昌以項升薦。翌日召問，升請先進圖本。帝覽之大悅，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。凡役夫數萬，經歲而成。樓閣高下，軒窗掩映，幽房曲室，玉欄朱楯，互相連屬，四合曲屋自通。千門萬牖，上下金碧，金虬伏於棟下，玉獸蹲於戶旁。壁砌生光，瑣窗射日，工巧之極，自古未有。費用金玉，帑庫為之一空。人誤入者，雖終日不能出。帝幸之，大喜，顧左右曰：「使其仙游其中，亦當自迷也，可目之曰『迷樓』。」詔以五品官賜升。於迷樓上張四寶帳，帳各異名：一名「散春愁」，二名「醉忘歸」，三名「夜酣香」，四名「延秋月」。選良家女數千居樓中。每一幸，或經月不出。是月，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。車之制度絕小，只容一人。有機處其中，以機礙女之手足，纖毫不能動。帝以試處女，極喜。乃以千金贈稠，旌其巧也。稠又進轉關車，車周挽之，可以升樓閣，如行平地。車中御女，則自搖動。帝尤喜悅，問此何名，稠曰：「臣任意造成，未有名也。」帝乃賜名「任意車」。車轆垂鉤網，雜綴片玉鳴鈴，行搖玲瓏，以混車中笑語，冀左右不聞也。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幅，懸於閣中。其年，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，鑄烏銅屏數面，其高五尺，而闊三尺，磨以成鑿為屏，可環於寢所。詣闕投近。帝納之迷樓，而御女其中，纖毫皆入鑿中。帝笑曰：「繪得其象，此乃尚其真矣！」又以千金賜上官時。大業二年，帝復幸江都。東都宮女，半不隨駕。攀車留宿，指血染鞅，帝意不回。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：

「我夢江都好，征遼亦偶然。但存顏色在，離別只今年。」

車駕遂發。

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，年十五，腰肢纖墮，駭惑多態，帝寵愛特厚。時洛陽進合蒂花，云得之嵩山塢中，人不知名，彩者異而貢之。會帝駕適至，因名曰「迎輦花」。花外股紫，中素膩菲芬，粉蕊，心深紅，跗爭兩花，枝幹烘翠，類通草，無刺，葉圓長薄。其香濃鬱芬馥。或惹襟袖，移日不散，嗅之令人減睡。帝令寶兒持之，號曰「司花女」。時詔虞世南草《征遼指揮德音敕》於帝側，寶兒注視久之。帝謂世南曰：「昔傳飛燕可掌上舞，常謂儒生飾於文字。今觀寶兒信然，然多愁態。今注目於卿，卿可嘲之。」世南應詔為絕句云：

「學畫鴛鴦半未成，垂肩鞞袖太愁生。緣愁卻得君王惜，長把花枝傍輦行。」

上大悅。

至汴，帝御龍舟，蕭妃乘鳳舸。錦帆綵纜，窮極侈靡。舟前為舞臺，臺上垂蔽日簾，簾即蒲澤國所獻，以負山蛟睫幼蓮根絲，貫小絲，間睫編成。雖曉日激射，而光不能透。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，執雕板鏤金楫，號為「殿腳女」。錦帆過處，香聞里。

唐玄宗

明皇每冬幸華清宮，即與貴妃同輦。華清宮有端正樓，即妃梳妝之所；有蓮花湯池，即妃沐浴之所。用文瑤密砌，中有玉蓮，湯泉湧以成池。又縫錦繡為鳧雁，浮於水中。上與貴妃施鈿鏤，戲玩其間。宮中退水於金溝，其中珠纓寶絡，流出御渠，貧民日有所得。自奉御湯外，更有長湯十六所，嬪御之屬浴焉。

王衍

王衍字化原，建幼子，即位年八。時梁貞明五年也。立妃周氏為皇后。十月，詔選良家女二千人備後宮。二年八月，衍北巡，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，旌旗戈甲，百里不絕。衍戎裝，被金甲，珠帽錦袖，執弓挾矢。百姓望之，謂如「灌口神」。至漢州，駐西湖，與宮人泛舟奏樂，飲常彌日。九月，駐軍西縣，泛舟巡閬中，舟子皆衣錦繡。衍自制《水調銀漢曲》，命樂工歌之。三年三月，衍還成都。五月，宣華苑成，延袤十里，有重光、太清、延昌、會真之殿，清和、迎仙之宮，降真、蓬萊、丹霞之亭。土木之功，窮極奢巧。衍數於其中為長夜之飲，嬪御雜坐，烏履交錯。嘗召嘉王宗壽赴宴，宗壽因持杯諫衍，宜以社稷為念，少節宴飲。其言慷慨流涕，衍有愧色。佞臣潘在迎、顧在珣、韓昭等奏曰：「嘉王從來酒悲，不足怪也。」乃相與諧謔戲笑。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，送宗壽酒。宗壽懼禍，乃盡飲之。在迎曰：「嘉王聞玉簫歌即飲，請以玉簫賜之。」衍曰：「王必不納。」衍宮詞曰：

「赫赫輝輝浮五雲，宣華池上月華新。月華如水浸宮殿，有酒不醉真癡人。」

五年三月上巳，宴昭神亭。婦女雜坐，夜分而罷。衍自執板，唱《霓裳羽衣》及《後庭花》、《思越人曲》。四月游浣花，龍舟彩舫，十里綿互。自百花潭至萬里橋，遊人士女，珠翠夾岸。日正午，暴風起，須臾，雷電晦冥，有白魚自江心躍出，變為蛟形，騰空而起。是日，溺者數千人。

五雲車

元時，宮中制五雲車。車有五箱，以火樹為樞軾，烏稜為輪轅，頂懸明珠。左張翠羽蓋，曳金鈴，結青錦為重雲覆頂，旁建青龍旗，列磨鐔銀戟五。右張白鳩緝毳蓋，曳玉鈴，結素錦為層雲覆頂，旁建白虎旗，列豹絨連珠槍五。前張紅猴毛氈蓋，曳木鈴，結赤錦為重雲覆頂，前建朱雀旗，列金戈五。後張黑兔團毫蓋，曳竹鈴，結墨錦為層雲覆頂，後建玄武旗，列畫乾五。中張雕羽曲柄蓋，曳石鈴，結黃錦為層雲覆頂，建勾陳旗。中箱為帝座，外四箱為妃嬪座。每晦夜遊幸苑中，御此以行，不用燈燭。

元武宗

元武宗，仲秋之夜嘗與諸嬪妃泛月於禁苑太液池中。月色射波，池光映天，綠荷含香，芳藻吐秀，游魚浮鳥，競戲群集。於是畫鷁中流，蓮舟夾持。舟主各設女軍，居左者，冠赤羽冠，服斑文甲，建鳳尾旗，執泥金畫戟，號曰「鳳隊」。居右者，冠漆朱帽，衣雪氈裘，建鶴翼旗，執灑粉雕戈，號曰「鶴團」。又綵帛結成採菱彩蓮之舟，輕快便捷，往來如飛。當其月麗中天，彩雲四合，帝乃開宴張樂，薦蜻翅之脯，進秋風之鱸，酌玄霜之酒，啖華月之糕。令宮女披羅曳縠，前為《八展》舞，歌《賀新涼》一曲。帝喜，謂妃嬪曰：「昔西王母宴穆天子於瑤池，人以此為樂，古今莫有。朕今與卿等共此佳會，液池之樂，不減瑤池也。惜無上元夫人在坐，不得聞步玄之聲耳！」有駱妃者，素號能歌。趨出為帝舞《月照臨》而歌曰：

「五華兮如織，照臨兮一色。麗正兮中域，同樂兮萬國。」

歌畢，帝悅，賜八寶盤玳瑁盞。諸妃各起賀酒。半酣，菱舟進鮮，蓮艇奉實。由是下令，兩軍水擊為戲，風族雲轉，戟刺戈橫，戰既畢，軍中樂作，唱《龍歸洞》之歌而還。

元順帝（凡三條）

顧帝乘龍船泛月池上。池起浮橋三處，每處分三洞，洞上結彩為飛樓，樓上置女樂。橋以木為質，飾以錦繡，九洞不相直達。每遇上巳日，令諸嬪妃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。池用紋石為質，以寶石鑲成，奇花繁葉，雜砌其間。上置紫雲九龍華蓋，四面施幃，幃皆蜀錦為之。跨池三橋，橋上結錦為亭。中區集鸞，左區凝霞，右區承霄。三亭雁行相望。又設一橫橋，接乎三亭之上，以通往來。祓畢，則宴飲於中，謂之「爽心宴」。池之旁有潭曰「香泉」，至此日，則積香水以注於池。池中又置溫玉狻猊、白晶鹿、紅石馬等物。嬪妃浴澡之餘，則騎以為戲，或執蘭蕙，或擊毬築，謂之水上迎祥之樂。唯淑姬戈小娥體白而紅，著水如桃花含露，愈爭妍美。帝曰：「此天桃女也。」因呼為「蹇桃夫人」，寵愛有加焉。

麗嬪張阿玄，性號機敏。順帝或視朝退，即與諸嬪嬉游後宮。常曰：「百歲光陰，等於馳電。日夜為樂，猶不滿萬。況其間疾病相侵，年壽難必。如白雲有期，富貴皆非我有矣！何必自苦，虛度一生！」於是長歌大舞，自暮達旦，號曰「遺光」。諸嬪貴妃，百媚其前，以求容悅。阿玄乃私制一崑崙巾，上起三層，中有樞轉，玉質金枝，綉綵為花，團綴於四面，又制蜂蝶雜處其中。行則三層摩運，百花自搖，蜂蝶欲飛，皆作鑽蕊之狀。又置飛瓊流翠之袍，趨步之際，縹渺若月宮仙子。帝見之，指謂眾嬪曰：「張嬪氣宇清越，服帝子雲霓之服。」玄為帝制繡絲紋布之裘、雪疊三山之履以進。帝服其裘，穿其履，冠春陽一線巾。巾乃方士所進，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。帝珍重之，作寶光樓以藏焉，至是，始出服之。顧渭宮人曰：「使朕服此，不食不饑，遨遊臺島間，得與金仙羽客為侶，視棄天下如土塊耳。」內豎梁行進曰：「陛下冠服，不異神仙。海地瓊宇，亦壺島之匹也。即令逍遙百歲，猶足為樂，何必遠有所慕哉！」帝於是自稱「玉宸館瓊花第一洞煙霞小仙」，以玄為太素仙妃，程一寧為太真仙妃。就於萬歲山築垣，狀如天台、赤城，亦號「紫霓城」。建玉宸館，疊石為瓊花洞以居焉。

宮人凝香兒者，本官妓也。以才藝選入宮，遂充才人。善鼓瑟，曉音律，能為翻冠飛履之舞。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，尋如故，少頃復飛。一舞中，屢飛屢復，雖百試不差。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，香兒著瑣里緣蒙之衫。瑣里，夷名，產撒哈刺，蒙茸如氈毳，但輕薄耳，宜其秋時著之，有紅綠二色，至元間進貢。帝又命工，以金籠之妝，出鸞鳳之形，制為大衫，香兒得一焉。又服玉荷花蕊之裳，於闐國烏玉河生花蕊草，採其蕊，織之為錦。香兒以小艇蕩漾波中，舞婆娑之隊，歌弄月之曲，其詞云：

「蒙衫兮蕊裳，瑤環兮瓊璫。泛予舟兮芳渚，擊予楫兮徜徉。明皎皎兮水如鏡，弄蟾光兮捉娥影。露團團兮氣清，風颼颼兮力勁。月一輪兮高且圓，華綵發兮鮮復妍。願萬古兮每如此，予同樂兮終年。」

帝復置酒於天香亭，為賞月飲。香兒復易服趨亭前，為昂鸞縮鶴之舞。帝大悅，以為昔人《霓裳羽衣》不是逮也。京城北三里，有玉泉山，山半為呂公巖。夏月，帝嘗避暑於北山之下，曰西湖者，其中多荷蒲菱芡。帝以文梓為舟，伽南為楫，刻飛鸞翔鶴，飾於船首，隨風輕漾。又作採菱小船，縛綵為棚，木蘭為槳，命宮娥乘之，採菱為水戲。時香兒亦在焉。帝命制《採菱曲》，使篙人歌之。遂歌《水面剪青》之調曰：

「伽南楫兮文梓舟，泛波光兮遠夷猶。波搖搖兮舟不定，揚予袂兮金風競。棹歌起兮纖手揮，青角脫兮水綵洄。歸去來兮樂更誰。」

篙人歌之，聲滿湖上。天色微曛，山沉落日。帝乃週遊荷間，取荷之葉，或以為衣，或以為蓋。四顧自得，每至忘歸。

河間王

河間王夜飲，妓女謳歌，一曲下一金牌。席終，金牌盈座。

張憲

姑臧太守張憲，使娼妓戴拂壺，中錦仙裳，密粉淡妝，使侍閣下。奏書者號「傳芳妓」，酌酒者號「龍津女」，侍食者號「仙盤使」，代書札者號「墨娥」，接香者號「麝姬」，總號「鳳窠群女」。

王武子 楊國忠

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。武子供饌，並用琉璃器。婢子百餘人，皆綾羅袴褶，以手擎飲食。

楊國忠凡有客設酒，令妓女各執其事，號「肉臺盤」。冬月，令妓女圍之，號「肉屏風」。又選妾肥大者於前遮風，謂之肉障、肉陣。

孫晟每食，不設几案，使眾姬各執一器環立，亦號「肉臺」。杭州別駕杜馴，亦有肉屏風事。

岐王

岐王少惑女色，每至冬寒，手冷不近火，惟納於妓懷中，揣其肌膚，稱為「暖手」。

封陟

封陟家宴，使群婢各執一燭，四面行立，呼為「燭圍」。

嚴世蕃

嚴世蕃吐唾，皆美婢以口承之。方發聲，婢口已巧就，謂之「香唾盃」。尚書王天華，取媚世蕃，用錦罽織成點位，曰「雙陸圖」，別飾美人三二，衣裝縵素各半，曰「肉雙陸」，以進。每對打，美人聞聲，在其點依則自趨站之。及嚴氏籍沒時，郡司某奉臺使檄往，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，不省其故，袖其一，出以咨眾。有識者掩口曰：「此穢巾，每與婦人合，輒棄其一，歲終數之。為淫籌焉。」

石崇

石太尉，常擇美豔者數人，裝飾一等，常侍於側，使忽視之，不相分別。雕玉為倒龍之珮，鎔金為鳳冠之釵，結袖繞楹而舞，晝夜相接，謂之常舞。若有所召者，不呼姓名，悉聽珮聲、視釵色，玉聲輕者居前，金色豔者居後，以為行次而進也。侍女各含異香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。又飾沉水之香，如塵末，布致象牀上，使所愛踐之。無跡，則賜珍珠百粒；若有跡者，則節飲食，

令體輕弱。閨中相戲：「爾非細骨輕軀，哪得百粒珍珠？」

元載

元載末年，納薛瑤英為姬。處以金絲帳、卻塵褥，衣以龍綃衣。載以瑤英體輕，不勝重衣，於異國求此服也。惟賈至、楊炎雅與載善，時得見其歌舞。至贈詩云：

「舞怯珠衣重，笑疑桃臉開。方知漢武帝，虛築避風臺。」

炎亦作長歌美之，略曰：

「雪面澹娥天上女，鳳簫鸞翅欲飛去。玉釵碧翠步無塵，楚腰如柳不勝春。」

以下豪華

宋祁

宋祁先奉詔脩《唐書》，既帥蜀，因以書局自隨。每宴罷盥漱，闔寢門，垂簾燃二椽燭，媵婢夾侍，和墨伸紙。望之者，知公脩《唐書》，若神仙焉。又，子京一日逢大雪，添簾幕，燃椽燭二，秉燭二，左右熾炭兩巨爐，諸姬環侍，方磨墨濡毫，以澄心堂紙，草某人傳。未成，顧諸姬曰：「汝輩俱曾在人家，曾見主人如此否？可謂清矣。」皆曰：「實無有。」其間一人，來自宗子家。宋顧謂曰：「汝太尉當此天氣，亦復何如？」姬對曰：「只是擁爐列酒撰，羅管弦，歌舞之餘，間以雜劇，引滿大醉而已。不能為尚書清事也。」宋為擱筆大笑曰：「此亦不惡。」亟徙去筆硯，呼酒命歌，酣飲達旦。又，子京好客，嘗於廣廈中外設重幕，內列寶炬，百味具備，歌舞俳優相繼。觀者忘疲，但覺更漏差長。席罷，已二宿矣！名曰：「不曉天。」大宋居政府，上元夜，在書院內讀《周易》，聞小宋點華燈，擁歌妓醉飲。翌日，諭所親令誚讓云：「相公寄語學士，聞昨夜燒燈夜宴，窮極奢侈。不知記得某年上元，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齋煮飯時否？」學士笑曰：「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吃齋煮飯是為甚底？」

按《蜀廣記》故事：正月二日，太守出東郊，早宴大慈寺。清獻公記云：「宴罷，妓以新詞送茶，自宋公祁始。蓋臨邛周之純善為歌詞，嘗作茶詞，授妓首度之，以奉宋公。後遂為故事。」固見宋公風流，亦想當日太平全盛之景矣。

陳慥

陳慥，字季常，自號龍丘子。自洛之蜀，載二侍女。戎裝駿馬，至溪山佳處，輒留數日。見者以為異人。後制於內，放侍女習道。故坡公有「河東獅吼」之謔。然生平曾有此一番豪快，亦足消胸中壘塊矣。或謂晚年奉道，乃放侍女後無聊之思。余謂，政從豪華一番，嘗過滋味，回頭猛省。漢武輪臺之悔，亦政從求仙禱祠中悟來。

劉大刀

劉鋹，神宗朝名將也。所用刀六□餘斤，軍中號為「劉大刀」。有姬妾二□餘，極燕、趙之選，皆善走馬彈械。鋹每出巡，諸姬戎裝穿小皮靴，跨善馬，為前導。四力士共舉刀架繼之，鋹在其後。旁觀者意氣亦為之豪。

王太常

太常卿王某，乃蘇郡王相國之子，額有疤痕，號「三隻眼」。相國廉介不染，而太常善於經營，久之富甲一郡。相國初不知，即言之亦不信也。晚年益豪奢自喜，寵姬數□人，人設一院，左右鱗次而居。院設一竿，夜則懸紗燈其上，照耀如晝。每姬擇潔秀婢二人侍之，姬行，則一婢隨，一婢居守。每夜必開宴，老夫婦居中，諸姬列坐，女樂獻技，諸姬以次上壽。爵三行，樂闋，夫人避席去，太常乃與諸姬縱飲為樂。最後出白玉卮進酒。此卮瑩潔無瑕，制極精巧，云是漢物，權貴所獻。太常寶惜，不輕及人，唯是夜所屬意者，則酌以賜焉。婢視卮到處，還報本院。院婢卮榼溫酒以待。房老掌燈來迎，諸姬擁入院，始散去。餘紗燈俱熄，惟本院存，各院望見竿燈未息，知尚私飲未寢，嘖嘖相羨歎。

寇萊公

寇萊公嘗高會，集諸妓，賞綾綺千數。其妾舊桃者，淑靈能賦。乃獻詩云：

「一曲清歌一束綾，美人猶自意嫌輕。不知織女寒窗下，多少工夫織得成！」

萊公為之嘿然。

又，楊汝士尚書鎮東川，其子知溫及第，汝士開家宴相賀，營妓咸集。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。詩曰：

「郎君得意及青春，蜀國將軍又不貧。一曲高歌綾一匹，兩頭娘子謝夫人。」

按《釵小志》：「郭元振有婢數□人，曲終，則賞以糖、雞卵，明其聲也。」郭賞太薄，寇與楊太厚。

柳睦州

柳睦州俊邁，風格特異。自隋之後，家富於財。嘗因調集至京師。有娼名陳嬌如者，姿藝俱美，為士子之所奔走。睦州一見，因求納焉。嬌如曰：「第中設錦帳三□重，則奉侍終身矣。」本易其少年，乃戲之耳。翌日，遂如言，載錦而張之以行。嬌如大驚，且賞其奇特。竟如約及柳氏家。

嬌如豈真欲得錦帳三□重哉？特以試其誠耳！惟言莫違，所需必辦。嬌如不歸柳，何歸乎？唐玄宗在民間，聞嬌如之名。及即位，召入宮。嬌如見上涕泣，稱痼疾且老。上知其不欲背柳氏，乃許其歸。卓哉志節，亦青樓中之以品勝者乎！壽王妃當愧死矣。

史鳳

史鳳，宣城妓也，待客以等差。甚異者，有迷香洞、神雞枕、鎖蓮燈；次則鮫紅被、傳香枕、八分羹。各有題詠。題「迷香洞」云：

「洞口飛瓊珮羽霓，香風飄拂使人迷。自從邂逅芙蓉帳，不數桃花流水溪。」

「神雞枕」云：

「枕繪鴛鴦久與棲，新裁霧縠鬥神雞。與郎酣夢渾忘曉，雞亦留連不肯啼。」

「鎖蓮燈」云：

「燈瑣蓮花花照疊，翠鈿同醉楚臺巍。殘灰別罷攜纖手，也勝金蓮送卻回。」

「鮫紅被」云：

「肱被當年僅禦寒，青樓慣染血猩紈。牙牀舒卷鸞鴦共，正值窗櫺月一團。」

「傳香枕」云：

「韓壽香從何處傳，枕邊芬馥戀嬋娟。休疑粉黛加鋌刃，玉女栴檀侍佛前。」

「八分羹」云：

「黨家風味足肥羊，綺閣留人謾較量。萬羊亦是男兒事，莫學狂夫取次嘗。」

下則不相見，以「閉門羹」待之，使人致語曰：「請公夢中來。」亦有詩云：

「一豆聊供遊冶郎，去時杯鎖鎖倉郎。入門獨慕相如侶，欲撥瑤笙彈鳳凰。」

馮垂，客於鳳，罄囊有銅錢三□萬，盡納之，得至迷香洞。題《九迷詩》於照春屏而歸。出《常新錄》。

小說有賣油郎，慕一名妓，乃日積數文。如是二年餘，得□金，鎔成一錠，以授嫖求一宿。是夜，妓自外醉歸，其人擁背而臥，達旦不敢轉側。妓酒醒時，已天明矣。問何不見喚。其人曰：「得近一宵，已為逾福，敢相犯耶！」後妓感其意，贈以私財，卒委身焉。夫□金幾何，然在賣油郎，亦一夕之豪也。

凌延年

凌延年，即尚書洋山公長子。世襲錦衣。丰神脩美，豪華擅場。初至白下，六院未有相識。故事，院中名姬定情之夕，例必五金，最下亦三金，謂之初會。凌訪六院，知名者凡三四十餘人，概以五金、二幣通慰焉。且曰：「方欲渡江往揚州，未遑識面也。」諸姬家甚愧荷，共相傾慕，恨不一見，日遣人於寓中問耗。及凌再至，名姬爭往邀之，以先至者為榮。凌以次留連，百戲俱集，名震都門。嘗語人曰：「大老官甚易做，我所費才三四百金，而初會已周矣。」尤與楊美兒相厚，美之假母死，凌為治喪。凡來弔者，上客折帛白綾一端，次則細紗，從人皆贈布。七七作佛事，費數千金。

張敫

張敫（名獻翼，以字行。）生於富家，而才高不售，乃以聲妓自娛。凡有新姬，不謁敫，不能成名。晚歲家益貧落，猶不能減賓客之會。所居文起堂，弘敞壯麗。每上元試燈日，大開重門，自內達外，皆設燈彩，圍屏門對，皆以燈為之。鼓吹不絕。遊人或攜酒，挈美人而往，則擇便就坐，歌笑各適，不問主人。如曲江金明池，公所往來，無禁焉。

以下豪狂

阮籍

鄰家少婦有美色，當壚沽酒。籍常詣飲，醉便臥其側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兄，逕往哭之，盡哀而返。《禮》云：「知死而不知生，哭而不弔。」步兵亦猶行古之道也。子猷看竹，不問主人，亦是此意。

謝鯤

謝鯤，鄰家有女，嘗往挑之。女方織，以梭投，折其兩齒。既歸，傲然長嘯曰：「猶不廢我嘯歌。」

杜牧

御史杜牧，分務洛陽。時李司徒願罷鎮間居，聲甚豪華，為時第一。洛中名士咸謁見之。李乃大開宴席，朝客高流，無不臻赴。以牧持憲，不敢邀致。牧遣座客達意，願預斯會。李不得已馳書。方對酒獨斟，亦已酣暢，聞命遽來。時會中已飲酒，女妓百餘人，皆絕藝殊色。牧獨坐南行，瞪目注視，引滿三卮。問李云：「聞有紫雲者孰是？」李指示之。牧復凝睇良久，曰：「名不虛得，宜以見惠。」李俯而笑，諸妓皆亦回首破顏。牧又自飲三爵，朗吟而起曰：

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喚分司御史來。忽發狂言驚四座，兩行紅粉一時回。」

意氣閒逸，旁若無人。

灑然行意，不減晉人風流。

李白

寧王宮有樂妓寵姐，美而工謳。每宴客，諸妓畢列，惟寵姐莫能見焉。李學士白持醉，戲請曰：「白聞王有寵姐，善歌。今酒肴醉飽，群公宴倦。王何惜此女，不一見示？」王笑，命左右設七寶花障，召寵姐於障後歌之。白起謝曰：「雖未覩面，得聞聲亦已幸矣。」

謝希孟

謝希孟者，陸象山門人也。少豪俊，與妓陸氏狎。象山責之，希孟但敬謝而已。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，象山又以為言。希孟謝曰：「非特建樓，且為作記。」象山喜其文，不覺曰：「樓記云何？」即占首句云：「自遜、抗、機、雲之死，而天地英靈之氣，不鍾於男子，而鍾於婦人。」象山嘿然，知其侮也。一日，希孟在妓所，恍然有悟，忽起歸興，不告而行。妓追送江汜，悲戀而啼。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，云：

「雙槳浪花平，夾岸青山鎖。你自歸家我自歸，說著如何過。我斷不思量，你莫思量我，將你從前與我心，付與他人呵。」

造樓作文，固狂。忽然有悟，不告而行，更狂。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全不勞象山棒喝。

俞大夫

俞華麓大夫，與一妓善。後有宴俞者，別召一妓侍飲。他日，遇所善妓於生公石，數呼之，不應。曰：「知罪矣！」妓曰：「汝知罪，即於此長揖數回，使舉山之人大笑，方有汝。」遂如其言。見者大笑。旁客曰：「殊失觀瞻。」俞曰：「觀瞻吾不惜，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，必復以此法難我耳！」

俞後中考功法。聞參語云：「稍有晉人風度，全無漢官威儀。」乃慍曰：「全無漢官威儀，已似我矣！晉人風度，豈止稍有？是非真知我者。」大夫狂態，可想一斑。

韓汝玉

韓汝玉令錢塘，眷一妓，嘗宿其家。一日晏起，縣吏挾之，立門外候聲喏。汝玉即升妓家中堂，受喏。翌日，下吏杖一百，即解官。自劾云：「某無狀不簡，為吏所侮，無以蒞民，請解印歸。」時范文正公知杭州，大奇之，曰：「公，傑士也，願自愛。」即令還職。汝玉既滿，後攜此妓游西湖，戀戀一月不去。文正買酒餞之，召妓佐酒。候汝玉極醉時，令舟子解纜去。及醒，則舟已離錢塘數十里矣。

康海

康狀元海，字德涵，號對山，以詞曲擅名。里居時，最好聲色。常娶一妓，名「狼狽子」。妓適被罪，當罰米。康以事在劉憲副大謨，乃柬劉云：「狼狽子是我表子，馬公順是他老子。拜上遠父先生，乞望饒些草子。」劉笑而從之。馬公順乃馬憲副應祥字，亦嘗狎此妓者。遠父，劉字也。

對山有四妓，自為隨身四帥，其名曰：金菊、小斗、芙蓉、采蓮。初，對山無子，適有妓鬻歌於市，公目之。未幾有招公飲者，是妓在焉。公善琴，妓亦善，試彈一曲，公大喜。招其母，授以二百金、幣四納焉。即生子，後舉孝廉。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，令從人齎琵琶自隨，遊行道中，傲然不屑。

楊慎

楊狀元慎，以議禮戍永昌，僑寓安寧。遍遊臨安、大理諸郡，所至攜倡伶以從。皆大理董秀才為楊羅致，人呼為「董牽頭」。諸夷酋欲得其詩翰，不可。乃以精白綾作襦，遺諸妓服之，使酒間乞書。楊欣然命筆，醉墨淋漓裙袖。酋重賞妓女，構歸裝潢成卷。楊後知之，更以為快。

楊用脩（慎字。）在瀘州，嘗醉。胡粉傅面，作雙丫髻，插花。門生昇之，諸妓捧觴，遊行城市，了不為作。

唐寅

唐伯虎（名寅，字子畏。）才高氣雄，貌視一世，而落拓不羈，弗倚邊幅。每遇花酒會心處，輒忘形骸。其詩畫特為時珍重。錫山華虹山學士，尤所推服，彼此神交有年，尚未覲面。唐往茅山進香，道出無錫。計返棹時，當往詣華傾倒。晚泊河下，登岸問行。偶見乘輿東來，女從如雲，有丫鬟貌尤豔麗。唐不覺心動，潛尾其後。至一高門，眾擁而入。唐凝盼悵然。因訪居民，知是華學士府。唐歸舟，神思迷惑，輾轉不寐。中夜忽生一計，若夢魘狀，被髮狂呼。眾驚起，問故。唐曰：「適夢中見一天神，朱髮獠牙，手持金杵，云：『進香不虔，聖帝見譴，令我擊汝。』」持杵欲下，予叩頭哀乞再三，云：『姑且忍爾，可隻身持香，沿途禮拜，至山謝罪，或可倖免。不則禍立降矣！』予驚醒戰慄。今當遵神教，獨往還願。汝輩可操舟速回，勿囿乃公為也。」即微服，持包傘奮然登岸，疾行而去。有追隨者，大怒逐回。潛至華典中，見主櫃者，卑詞降氣曰：「小子吳縣人，頗善書，欲投府上

寫帖，幸為引進。」即取筆書數行於一紙，授之。主者持進白華，呼之入。見儀表俊偉，字畫端楷，頗有喜色。問：「平日習何業？」曰：「幼讀儒書，頗善作文。屢試不得進學，流落至此，願備書記之末。」公曰：「若爾，可作吾大官伴讀。」賜名華安，送至書館。

安得進身，潛訪前所見丫鬟，云名桂華，乃公所素寵愛者。計無所出。居久之，偶見郎君文義有未妥處，私加改竄，或為代作。師喜其徒日進，持文誇華。華曰：「此非孺子所及，必倩人耳。」呼子詰之，弗敢隱。因出題試安，援筆立就。舉文呈華，手有枝指。華閱之，詞意兼美。益喜甚，留為親隨，俾掌文房。凡往來書笥，悉令裁復，咸當公意。未幾，主典者告殂，華命安暫攝，出納惟慎，毫忽無私。公欲令即真，而嫌其未婚，難以重托，呼媒為擇婦。安聞，潛乞於公素所知厚者，云：「安聞主公提拔，復謀為置室，恩同天地。第不欲重費經營，或以待兒見配可耳！」所知因為轉達。華曰：「婢媵頗眾，可令自擇。」安遂微露欲得桂華。公初有難色，而重違其意，擇日成婚。另飾一室，供帳華侈。合巹之夕，相得甚歡。居數日，兩情益投，唐遂吐露情實，云：「吾唐解元也。慕爾姿容，屈身就役。今得諧所願，此天緣也。然此地豈宜久羈，可潛遁歸蘇。彼不吾測，當圖諧老耳！」女欣然願從。遂買小舟，乘夜湍發。天曉，家人見安房門封鎖，啟視室中，衣飾細軟，俱各登記，毫無所取。華沉思莫測其故。令人遍訪，杳無形跡。

年餘，華偶至閭門，見書坊中坐一人，形極類安。從者以告，華令物色之。唐尚在坊，持文翻閱，手亦有枝指。僕尤駭異，詢為何人，旁云：「此唐伯虎也。」歸以告華，遂持刺往謁。唐出迎，坐定。華審視再三，果克肖。茶至而指露，益信為安無疑。奈難以直言，躊躇未發。唐命酒對酌。半酣，華不能忍，因縷述安去來始末以探之。唐但唯唯。華又云：「渠貌與指頗似公，不識何故？」唐又唯唯，而不肯承。華愈狐疑，欲起別去。唐曰：「幸少從容，當為公剖之。」酒復數行，唐命童秉燭前導，入後堂，請新娘出拜。珠珞重遮，不露嬌面。拜畢，唐攜女近華，令熟視之。笑曰：「公言華安似不佞，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？」乃相與大笑而別。華歸，厚具裝奩贈女，遂締姻好云。事出《涇林雜記》。

又《耳譚》載陳玄超事，與此絕類。陳玄超，名玄句，吳人。父侍御，疏論嚴氏，謫死。玄少年，倜儻不羈。嘗與客登虎丘，見宦家從婢姣好姿媚，笑而顧己，悅之，令人跡至其家。微服作落魄，求傭書焉。留侍二子。自是二子文日奇。父、師大驚，不知出玄也。已而以娶求歸，二子不從，曰：「室中惟汝所擇。」曰：「必不得已，秋香可。」即前遇婢也。二子白父母以娶。玄既娶，婢曰：「君非虎丘遇者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君既貴公子，何自賤若此？」曰：「汝昔笑顧我，不能忘情耳！」曰：「妾昔見君服喪，表素而華其里。少年挑撻可笑，非有他也。」玄謂不然，益兩相歡。會有貴客過其主人，玄因假衣冠謁客。客與歡甚，從容言及白吏部。蓋玄之外父吏部，正柄國尊顯。主人聞，大駭，始悉玄始末。亟治百金裝，並婢贈之。二事若出一轍。然華學士憐才，而陳之主人未免勢利矣。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混作唐子畏者。

鴛鴦寺 雙飛寺

李煜在國，微行娼家。遇一僧張席，煜遂為不速之客。酒令謳吟彈唱，莫不高絕。見煜明俊蘊藉，契合相愛重。煜乘醉大書右壁曰：「淺斟低唱，偎紅倚翠。大師鴛鴦寺主，持風流教法。」久之，僧擁妓入屏帷裡。煜徐步而出，僧、妓竟不知也。煜常密諭鉉云。

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，以豔媚為妻。每醉，點胸曰：「二四阿羅，煙彩釋迦。又沒頭髮娘子，有室如來。快活風流，光前絕後。」忽一少年，踵門謁暉，願置酒參會梵嫂。暉難之。凌晨，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：「敕賜雙飛之寺。」

以下豪勇

餘杭廣

晉昇平末，故鄞縣老公有一女，居深山，餘杭廣求為婦，不許。公後病死，女上縣買棺，行半道，逢廣，女具道情事。因曰：「君若能往家守父屍，須吾還者，願為君妻。」廣許之。女曰：「我欄中有豬，可為殺以餽作兒。」廣至女家，但聞室中有撫掌欣舞之聲。廣披離，見眾鬼在堂，共捧弄公屍。廣持杖大呼入門，群鬼盡走。廣守屍，取豬殺。至夜，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。廣因捉其臂，鬼不復得去，持之愈堅。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：「老奴貪食至此，甚快。」廣語老鬼：「殺公者，必是汝。可速還精神，我當放汝。汝若不還者，終不置也。」老鬼曰：「我兒等殺公耳！」即喚鬼子：「可還之。」公漸活，因放老鬼。女載棺至，相見驚悲，因娶女為婦。出《幽明錄》。

劉士子妻

劉氏子者，少任俠，有膽氣。嘗客游楚州淮陰縣，交遊多市井惡少。鄰人王氏有女，求聘之，王氏不許。後數歲，因饑，遂從戎。數年後役罷，再游楚鄉。與舊友相遇，甚歡。常恣游聘，晝事弋獵，夕會狹邪。因出郭餘里，見一壞墓，棺柩暴露，歸而合飲酒。時將夏，夜暴雨初止。眾人戲曰：「誰能以物送至壞塚棺上者？」劉乘酒恃氣曰：「我能之。」眾曰：「若審能之，明日眾置一筵以賞其事。」乃取一磚，同會人列名於上，令生持去，餘人飲而待之。劉獨行，夜半至墓。月初上，如有物躡踞棺上。諦視之，乃一死婦人也。生舍磚於棺背，負此屍而歸。眾方歡語，忽聞生推門，如負重之聲。門開，直入燈前，置屍於地，卓然而立。面施粉黛，髻發半披。一座驚駭，亦有奔走藏伏者。生曰：「此我妻也。」遂擁屍致牀同寢。至四更，忽覺口鼻微微有氣。診視之，則已蘇矣。問所以，乃王氏之女，因暴疾亡，亦不自知屍踞棺上何由也。天明，生取水與之洗面、濯手、整釵髻，疾已平復。乃聞鄰里相駭云：「王氏女將嫁，暴卒未殮。昨夜因雷，遂失其屍。」生乃以告王氏，王氏悲喜，乃嫁劉焉。眾咸歎其冥契，亦服生之不懼也。

張俊

張俊者，宣州溧水縣尉元澹莊客也。其妻為虎所取，俊誓欲報仇。乃挾矢入山，於近虎穴處，上樹伺之。乃見其妻已死，為虎所禁。屍自起，拜虎訖。自解其衣，裸而復僵。虎又於穴中引四子，皆大如狸，掉尾歡躍。以舌舐死人，虎子競來爭食。俊連射斃之。截虎頭，並殺四子。取其首，負妻而歸。

楊香情急於救父，故以孱女而厄虎。張俊情急於救妻，故以匹夫而斃虎。世上忠孝節義之事，皆情所激。故子猶氏有情膽之說。

情主人曰：「丞相布被，車夫重味。奢儉殆天性乎！然於婦人尤甚。匹夫稍有餘貲，無不市服治飾，以媚其內者。況以王公貴人，求發摠其情之所鍾，又何惜焉？然桀、紂而下，滅亡相踵。金谷沙場，木妖荆棘。石崇、元載，具為笑端。豪奢又安可為也？景文諸公，或以齋粥辛勤，償其不足；或以抑鬱未遂，發其無聊。至於五陵豪客，力膽氣盈。選伎徵歌，買歡鬻笑，固其常爾。杜牧天性疏狂，亦由情不能制耶。對山辱身救友，有古烈士之風。風流浪宕，未足為玷。用脩、子畏，皆用世才，而掛於法網，沉冤不滌。放達自廢，胸中磊塊借此散之。歌以當泣，君子傷焉。希孟熱鬧場中忽開冷眼，狂乎，狂乎！殆聖人之所想乎。寺僧無賴，復與為諠，近於縱矣。餘杭廣三人，意所奮決，鬼神避而猛獸伏。或曰：『彼以勇獲伸其情者。』雖然，無情者又能勇乎哉！」

補遺

王寶奴（補豪華）

王寶奴，號眉山。當武宗南征駐驛金陵，選教坊司樂妓□人備供奉，寶奴為首，姿容瑰麗出眾，數得侍巾櫛。近至尊，班中人

爭求飾以媚上，或毀粧以自全。寶奴云：「吾儕婢子，非敢當御宿，但率意曲謹，幸無譴責，遑恤其他？飾固無異，毀亦太迂。寔命不猶，惟局脊以承恩，無悉福矣。」

武宗駕旋，各有寶賜，俾無從。寶奴既還舊籍，咸以貴人呼之。祠部亦寬其數，不以眾人畜也。識者稱眉山眉山云。

初眉山偶儻負丈夫氣，揮霍自如。每出，趨奉者載道。一日，承油壁車，經水西劉公廟，毬師王悅傳愉，皆負絕技，邀之廣塗，請王娘登場。眉山下車，風度灑然，舉趾踟躕。眾皆辟易嘆賞，以為天人。綦而觀者如堵。眉山出金一錠，酬二師去。其豪爽類如此。

自供奉歸後，閉閣不出。乃嘆曰：「婢子獲執巾天子前，安得復為人役？」遂結道堂長橋邊，長齋誦經，為道人裝不復溷巾幘巾矣。

潘生曰：「教坊司，御樂也。國制宮綵奉直，未聞選召邪曲中人。雖三□四樓，歌舞喧填，朝抱樂器，暮或連袂而歸，不惟王公邸第呼之，無僭用與騎者，至武宗南巡出意外事，而供奉諸技能曲謹不蒙呵讓，則王寶奴實主持之。夫卑賤之輩，以近幸為榮，若寶奴與杜秋，何有幸有不幸歟！」

杜秋，金陵女子，年□五，為李錡妾。後錡叛滅，籍之入宮，有寵於景陵。穆宗即位，命秋為皇子傳姆。皇子壯，封漳王，鄭注用事，王被罪廢削。秋因賜歸故里。杜牧過金陵，感其窮且老，為《賦杜秋詩》。